

### 第三章 冰心与梦莉散文中的感情描写比较

著名散文家、理论家林非指出：“散文创作是一种侧重于表达内心体验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文学样式”。<sup>[1] (p3)</sup>这不仅强调散文中的感情的重要性，而且将其定为散文创作的基础。我们欣赏每一篇优秀的散文，不管是记人、叙事、绘景、咏物或者说理，实际上总是以意蕴为其灵魂，以情感为其血肉，缺少深邃意蕴和真挚感情的散文，也难以给读者深刻的感受，根本谈不上散文之美。散文之美虽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美在情感上。从古至今，审美情感在散文创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的审美理论已明确地确定了“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和特点。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唐代的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指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说明中国美学早就把握了文章的情感审美特征。作为散文家的冰心与梦莉，她们的文学创作，继承了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即通过文学作品，抒发情感，以情动人。但是在各人不同的背景之下，情感表达方式就会有所区别，各人对生活的感受、抒发情感的方式却是有着共同与不同点，我们读文章时，就能感受到作者包含的感情、思想以及家庭背景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契合和冲突。本章从她们的作品考察入手，分别从真情实感的审美感情和女性意识的审美感情这两个角度，对两人散文中的感情描写进行比较分析。

#### 第一节 真情实感的审美感情

冰心十分强调作家在散文创作时应该有浓烈的感情表现。她认为“文章写到了有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述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sup>[2]</sup><sup>(p181)</sup>而且“能表现自己”就是“真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sup>[3]</sup><sup>(p172)</sup>冰心的个性和自己的真诚在散文中表现得很鲜明，很充分。茅盾先生也这样说：“在所有‘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sup>[4] (p57-58)</sup>我们读冰心的散文，可以感受到这种真挚、圣洁、甜柔的感情。冰心作品中最美最动人的，是她那讴歌纯真的人类感情的“爱的哲学”，特别是早期写母爱、写儿童、以及赞美优美的自然风光的散文，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她对亲情刻骨铭心的留恋，对友情格外的珍重，对人间一切真情的挚爱。

[1] 林非. 散文创作的昨天和明天[J]. 文学评论, 1987.

[2][3] 转引自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Z].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4.

[4] 林德冠, 章武, 王炳根主编. 冰心论集(上)[C].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0.

下面谈谈冰心散文的感情世界，冰心的感情世界是健康的，是丰富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sup>[1] (p172)</sup> 在冰心的亲情世界里，她十分敬爱父亲挚爱弟弟。如读《往事（二）五》看似写自己在太平洋无边闪烁的波涛中如何兴奋与勇敢，实在暗写父亲饱经风浪的航海家的意志而感到自豪，她说：“忆起行前父亲曾笑对我说：‘这番横渡太平洋，你若晕船，不配作我的女儿！’”对父亲的死，她在《我的三个弟弟》中写道：“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冰心悲痛至吐血。冰心对弟弟的爱是与众不同，是超出一般之情，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如在《寄小读者·通讯一》写到她最小的弟弟对她远行美国留学时的留恋之情：“……他念过地理，知道地球是圆的。他开玩笑的和我说：‘姐姐，你走了，我们想你的时候，可以拿一条很长的竹竿子，从我们的院子里直穿到对面你们的院子去，穿成一个孔穴。我们从那孔穴里，可以彼此看见。我看看你别后是否胖了，或是瘦了。’”而在《寄小读者·通讯三》里写作者离别时登上火车后，小弟弟酸泪盈眸，远远的站着的情景：……我的心沉沉如死，倒觉得廓然，便拿起国语文学史来看，刚翻到‘卿云烂兮’一段，忽然看见书页上的空白处写着几个大字‘别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小弟弟的留别赠言，这其中有骨肉之爱，更有朋友般的心心相爱。所以冰心借用苏轼赠弟弟子由的诗转赠她小弟弟冰季，这两语从万里外遥赠的“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sup>[2] (p213)</sup> 冰心在弟弟面前，是慈爱可亲的姐姐。在《往事（二）九》写弟弟与小朋友之间的话语：“我姐姐走了，我们家里，如同丢了一颗明珠一般！”这里既是真挚的感情，作者把小弟弟对姐姐非常热爱的感情写得感人涕下。这感情发自内心的真情，它来自于生活，与作者那颗晶莹的童心有着密切的关系。

冰心特别注重朋友情谊，她把“友谊”视为“人我关系中最宝贵的一段因缘”。<sup>[3] (p242)</sup> 她认为朋友是“不分国籍，不限年龄，不拘性别的。只要理性相同，兴趣相近，情感相恰，意气相投的人，都可以很坚固的联结在一起。”<sup>[4] (p242)</sup> 同时朋友往往是空虚的填满，缺憾的补足，她说：“你自己率真豪爽，你更佩服你朋友的谦退深沉；你自己热情好动，你更欣赏你朋友的冲淡静默；你自己多愁善病，你更羡慕你朋友的健硕欢欣”；<sup>[5] (p242)</sup> 她强调交友不要只想“得到”，也要想到“给予”。冰心正是这样拥有热情、富于同情心的人格，才成为众多人的朋友，也同时获得了众多的朋友。冰心描写文艺界友人的篇章，正是如此，她把朋友分为“有趣”、“有才”和“有情”三种，并以“有情”为至交密友的先决条件。很显然，这些篇章，从一个“情”字贯穿散文的始终，字里行间都有作者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如在《他还不停

<sup>[1]</sup> 转引自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Z].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sup>[2][3][4][5]</sup> 冰心. 冰心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地写作》写巴金的印象，“比较沉默，腼腆而稍带些忧郁”；在《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也说他“为人‘真诚’”十分关心朋友；“对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而最后在谈巴金的《随想录》也称赞他“真挚”的写作，句句都是真心话，人活着，不是为了“捞一把进去”而是为了“掏一把出来！”。在《老舍和孩子们》写老舍时也说：“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的人”，首先成为了孩子们的朋友，我“一转身看见老舍已经和我的三岁的儿子，头顶头地跪在地上，找一只狗熊”。在《悼靳以》一文中，开篇就写：“我写下这篇短文的题目，我的眼泪忽然落在纸上了。靳以，你死的太早了！”，“你是一个多么热情，多么正真，又是一个多么敦厚的青年。”。同样在《怀念郭小川》中也写：他“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而且“十年浩劫期间”成为患难之交的好友。冰心与朋友的友谊，是她的人格与人情的表现，将人的价值直接表现为一种个人的关系，无论是父子、姐弟、朋友关系等，并由此造成一种道德规范和情感世界。可见，冰心散文大多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关注平凡细微的人与事，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感。她“只是执着地在平凡的小小的世事人物中发掘美，发见真与善，以一颗纯洁爱心去体味寄寓其中的微妙神秘情思。”<sup>[1]</sup> (p452)

总之，冰心散文向来以“‘真’为写作的惟一条件”<sup>[2]</sup> (p189)，以“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为宗旨。可见，她的散文篇篇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具有尚真求实的艺术美的品格，给予读者以温柔之美。

泰华散文作家梦莉，她的创作一直尊奉“情是散文之魂”的信条。“唯有情才能动人，唯有融情入理才有说服力。”<sup>[3]</sup> (p5) 她的散文称得上篇篇有情，以情贯串全文，其情包括人情、亲情、师情、友情、爱情、国情等，文中抒写的感情都是她内心真情的流露，渗透在每一字，每一句之中，具有热烈真挚的感情。梦莉同样写亲情，除了对父亲的敬爱之情、对母亲之深情、对弟妹的爱心之外、她对师友的尊重与怀念，也同样写得真切感人。

梦莉有她独特的人生经历，这实在给她很多、很深的痛苦。因此，她写作的情感是受心灵情感支配的。研读梦莉的散文，我们总觉得，她的创作情绪的冲动之源就是痛苦和哀伤，这一切渗透于文字内外。如那篇痛悼弟弟的《心祭》，通篇都流露出作者的饱满的情感，读之令人感激与流泪。文章开篇写元旦之日，当作者去国际机场送行，路过机场出车祸的现场时，又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此日，就在大家欢乐的气氛中，“猝然传来了我胞弟冲去世的消息。这简直难以置信，可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看着车轮边、地面上留下的一片模糊的血肉和脑浆而发愣。我一时支

[1] 林德冠，章武，王炳根主编. 冰心论集（上）[C].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2] 冰心. 冰心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3] 引自梦莉在为司马攻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写的序文：司马攻. 明月水中来[M]. 曼谷：八音出版社，2005.

持不住，全身乏力，巍颤颤地整个人瘫跪在地上。”这种强烈悲痛之情，从文章一开头便撞击了读者的心。继而，文章以直白、真切、行云流水的笔调，倾诉了对弟弟的高贵品德的细细描叙，使人更加为冲弟的夭折而痛惜，对他婚姻悲剧的同情，对姐弟同甘共苦的童年时代的回忆，更加看到姐弟间深厚挚爱之情。虽然那时生活贫穷，但童年也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事，他们在外婆家乡的村庄和田园的环境中，跟弟弟一起塑泥人、捉蜻蜓、玩蟋蟀等。梦莉非常疼爱弟弟，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作为大姐的她，只好用自己那颗爱心去包围弟弟。有一次，母亲发现她的钱被偷了，冲弟受委屈，母亲把他赶出大门口时，就是梦莉这个大姐在深夜里把弟弟带进门来。“夜深了！外面刮着西北风，多么可怕，我畏怯，又心急。……便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把大门打开。……这时你的手脚，嘴脸，都冻得要僵硬了。你睁开眼望着我，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姐姐，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偷妈的钱，没有做坏事……’。我说：‘我相信，我全相信。’”可见，姐弟之深情永远留在梦莉心中，难以忘怀。

弟弟不幸的命运，使梦莉的身心受了很大的打击，所以，作者写道：“冲弟，你早年夭折！这是老天爷不公平了。怎么连一个热爱艺术，爱美术，有才华，小时受苦受难的青年也容不下，而且还要他死于横祸？……”“当我经过廊曼机场的门口时，心中就好似有一把利刀在刺痛着我……”<sup>[1] (p177-178)</sup> 《心祭》这篇文章的成功，在于作者抒发真实的感情，又通过多种感情的叙述，有怀念、恋情、又有悲痛融在一起，真是一篇由感情主线编织而成的感人篇章。

总之，冰心与梦莉的感情描写，她们同样写弟弟，冰心写弟弟对姐姐的疼爱，十分天真，微带着悲痛之情，却是姐弟间暂时的离别；而梦莉与弟弟则是永远分别，满胸带着悲伤之情。从文章看来，总给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她们的感情是真实的，是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而不是由脑子运用文字写成。在此，梦莉善于抓住一瞬间的感情，使文章带有比较浓重的感情色彩。

此外，梦莉对师友之情也怀有亲情一样，这并不限于她的血缘亲上，从中可见是很博大的。由于她为人心地善良，待人真诚，人缘也很好，对海外华文作家们一见面，很快就结成为好友。对泰华作家中的文友也是亲如一家，虽然她从事写作时间不长，还不算是“老前辈”，但她善待文友，对长者敬仰，对小文友，她当然是“梦莉姐”，若发现文友有困难时，她及时伸手帮忙。正如白翎先生在《文坛双英》曾称赞说：“她和司马攻一样。仗义疏财，慷慨解囊出了名，听一位文友说，一年来，他两人为资助文友出书……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还为泰华写作人协会筹取费用，外地来泰访客，也常常有他两人掏荷包宴请招待，对病人或生活困难的文友，他们都是

---

[1] 梦莉. 相逢犹如在梦中——梦莉散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及时援手，常常是默默地进行帮助。……”<sup>[1] (p105)</sup>梦莉无私、崇高的奉献，正是她高尚人格的体现。

梦莉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经济上已经稳定，富有了。她不只是尽自己对祖国的义务和对泰华作家协会的资助，并且也没有忘记母校、老师和长辈所给她的关爱。她作品里的怀念篇章已有很多，每一篇皆是以激动、真挚、深厚的感情写成的。如：《珍藏一个喜悦的拜见》、《无题——致我敬爱的老师》、《温暖的手激动着我的心——在北京医院拜见冰心老人》、《缅怀秦牧老师》和最后出版的《冰心，永在我心中》、《追念许征鸿世伯》、《还不完的心愿》和《‘南中’情》等。可见，她写的最多的是冰心。我们知道，冰心是梦莉最敬爱和尊重的长辈之一，她几乎每次到北京总有一个念头，想去拜会冰心女士。可是又怕会打扰她的清静，又怕麻烦她，虽然好几次有机会可以去见，但到最后都打消了去意。“有一次，为了表示对她老人家一种爱慕之情，我站在北京中国文学馆里的一幅冰心女士的油画前拍了照。”<sup>[2] (p31)</sup>最后终于有机会拜见了，她第一句话就说：“冰心老师，您好。”接着又说：“老师，我不是作家，是您的小学生。”<sup>[3] (p33)</sup>不管她们之间是师生的关系，还是别的。梦莉与冰心老人的亲情尤为感人。在《温暖的手激动着我的心——在北京医院拜见冰心老人》一文中，可见梦莉与冰心老人之间的亲情有着动人的记叙。文中写道：“在我心灵的深处，这似已超越了两代作家一般感情的交流；她像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我的祖母那样怀着如此感人和深厚的感情。”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亲情，冰心曾给她一份题辞：“你要想到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这句话给她巨大的鼓舞、启发、激励和鞭策。梦莉说：“她老人家谆谆教导我，要正确对待和珍视人生，要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和一个真正的女人。老人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益发敬爱、景仰和感激。”<sup>[4] (p160)</sup>在梦莉一次参加颁奖会时，收到冰心老人住院的消息，急忙前往北京医院探病，手中带了一束鲜花送老人，这是她跟冰心老人最后一次的见面。回国不久，又收到冰心老人仙逝噩耗。所以，梦莉在2000年的第三本散文集《我家的小院长》文集中，发表了《冰心，永在我心中》赞颂了她的文学创作历程，文中可以看到，冰心的文学成就，对中国与海外华文文学作出巨大的贡献。对于梦莉来说，冰心老师的“一颗对晚辈关怀的爱心，她的慈爱，使我深受感动。”“她的创作精神，为中国文学事业缔造了光辉业绩，确实使我崇敬。”下面不妨引梦莉此篇文章，她写得十分细腻，字里行间都饱满了她的那激情的泪水，读之令人感动。先看一下她们在病床见面的场面：

[1] 海华编. 茉莉花串——梦莉作品评论集[C].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2][3] 梦莉.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4] 梦莉. 相逢犹如在梦中——梦莉散文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她伸出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也十分激动地紧紧握住她伸过来的手。她马上露出欢悦的神情……顿时，她精神好了很多，双眸流露出慈晖，带着感情的语调，连连对我说：“我好高兴看到你。”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紧，多么亲切，一时间，我……眼里的两行热泪不由自己地滚淌下来。

老人对女儿说：“把我的供氧器拿掉。”随后反复地在我脸上，手掌上，亲了又亲。

《温暖的手激动着我的心——在北京医院拜见冰心老人》

这场相见，真是感人肺腑，难以运用语言描写，只有她们两颗心的相印。

总之，通过梦莉对冰心感情的书写，我们看到她们的心是相通的，情是相系的，是两颗爱心的结合，是情浓意真的感情。

##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审美感情

在冰心创作的作品中，最有影响的，无疑是有关女性题材的作品。作品中倾注了她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表现了她那鲜明的女性意识，首先表现在她东方式的女性的仁爱 and 温柔。冰心的创作针对在旧的生活背景下的中国女性，特有温柔的充满爱意的感情，并从中表现出自己观照中国女性的立场和态度。

冰心对女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sup>[1] (p342)</sup>可见冰心视女性为真善美的统一体和真善美的化身。她主张要把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的地位，无量的提高”，“社会要尊重她们的人格、言论和思想。”<sup>[2] (p74)</sup>这些观点一方面体现了她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深受家庭的影响。冰心虽然出生于较开放的家庭，生活优裕，仍对中国女子身受的屈辱有着切肤之痛。“女孩子的手指头，又当不上门闩！”<sup>[3] (p150)</sup>这是母亲青年时曾遭长辈的训斥，女性被轻贱歧视时时提醒她，女性的地位何其低下！这些都对冰心女性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于女人》是部集中表现冰心女性观的作品，也是冰心偏爱的著作，以“男士”为笔名，在当时颇有影响而最受欢迎。在中国文坛上“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

[1] 冰心. 冰心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

[2] 陈苇. 评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7.

[3] 冰心. 世纪之忆——冰心回想录[M].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文艺杂志，被被誉为“*The Best Seller in Chingking*”。<sup>[1] (p254)</sup>《关于女人》中写的是十四个女人的事，是她所尊敬、爱护、同情的女人，她说一提起来，真是“‘大大的有名’！个个知晓，个个熟认”。<sup>[2] (p343)</sup>同时，这些女人永远是她的最高超圣洁的“灵感”，因为有“灵感”，作者笔下的女人就写得如此感人，令人难忘。如《我的学生》中的S女士，她生在上海，长在欧洲，嫁在北平，跟她同班的P先生婚后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抗战期间迁到云南。她向来性情活泼聪明，做事严肃认真。在大学学习时不仅很用功，还参加一切活动。结婚后，生活优裕，比起现在乡下的生活，她一天忙个不停，做饭、洗衣服、养鸡、种菜等工作，对这些工作她却不觉得痛苦，只是笑地说“真好玩！”作者说：“她以‘真好玩’的精神，‘举重若轻’的应付了过去”。其实她正是在做着大后方的抗战工作。最后为了救人——一位同事的太太的急病，把她送医院后，还给她输血，在医院看护她。三个星期后，由于失血太多，劳作过度，营养不足，她也得病而身亡。作者对S学生的钟爱，不在于她是好学聪明的学生而是她那动人的女人气息，是她那崇高伟大的牺牲精神。正如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所言，女人“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女人比男人“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sup>[3] (p342-343)</sup>冰心把女性价值推向最高尚的地位。

总之，冰心的散文不但饱含感情、讲究真情实感，而且写出她的女性的特征，具有丰富多彩的情致。她在散文中倾注了对人类的爱与真诚，同时袒露她整个心灵，具有动人的感染力。她从一个爱心流出来的情感必然是温柔缠绵的、纯洁的，有时可能微带忧愁的。对于冰心的抒情风格，尤其是早期的作品，可以用她的《诗的女神》中的诗句来概括：“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即是充满了温柔、典雅、含蓄、秀逸的抒情特色。正如张天翼所言：“显示了作者的女性，使你咀嚼到温柔、细腻、温和、平淡，爱……。”<sup>[4] (p194)</sup>沈从文也同样的称赞冰心“由作品所显出的人格典型，女性的优美灵魂。”<sup>[5] (p196)</sup>

从梦莉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一个“女强人”，“女作家”，又是四个女儿的母亲。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她意识到女人应对社会担负的责任。她具有善心，助人为乐，以及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优良品德好像已经传到她的女儿身上。在《我家的小院长》一文中，突出表现在她的次女“小燕”的思想。虽然小燕只是一个高中学生，放暑假时，她却不想呆在家休闲取乐，而心甘情愿选择和同学们一起到泰国边境一个偏僻、干旱的山区去体验生活。在那里教导山区的失学儿童，每天除了给孩子上课外，还为他们理发，帮助居民掘井，疏通水道等工作。梦莉一次去

[1][2][3] 冰心. 冰心散文[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4][5] 转引自范伯群编. 冰心研究资料[Z].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4.

探望她，一见女儿“眼睛都湿了，本来皮肤白皙的她，现在变得又黑又瘦，成了一只黑燕子”。<sup>[1] (p42)</sup>梦莉劝女儿跟她回家去，但她坚持住下去。经过三个月的艰苦磨练后，小燕终于回家了。这次，她把准备报考大学数学系的志愿改为医学了，原因在于她发现山区里缺医少药，带给人民很多灾难。尤其她亲自遇到的事情：村里的一个老人的女儿比耶突然患了急症，小燕他们立即把她扶上牛车，赶紧送到附近的卫生站，不幸夜里没有医生，他们只好租一辆车，把比耶送到县里的医院。因交通工具不便路又不好走，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但是太迟了，比耶终于死去了。此事令小燕悲伤不已。她努力考上医科专业并在医学院毕业后选择到泰国东北部的医院去工作。

小燕作为一个大学生和小院长，她的奉献精神显示了她的人格魅力，也是学校与家庭实施良好教育的结果。从小燕身上，我们看到梦莉的人格和影子，我们为这个女“小院长”而感到骄傲。

梦莉的另外一篇作品《寒花晚节香》写一个中国乡村妇女“阿贵婶”从年轻到老迈坎坷艰辛的一生，突出表现了一个女人的坚强意志和贤良品格。

阿贵婶出生在潮汕滨海的一个小村落，幼年时，正值清朝统治的年代，农村的妇女还流行着缠脚的恶习。阿贵婶也经受过缠脚的苦楚，她那双脚趾骨都已断残，故不能放力走路。后来嫁给一个身强力壮、性格诚实的小伙子，新婚不久，她丈夫便告别了妻子，离乡背井远走暹罗（泰国），留她一个人服侍翁姑。她丈夫开始每隔两三个月还有讯息，可是最后渐渐地失去联系。后来，因当时家乡遭受强烈的海风潮，造成巨大的自然灾害，使很多人无家可归，阿贵婶的遭遇也是一样，一夜之间，她也失去所有的一切。于是，她决心寻找丈夫的下落，最后只好冒险来到泰国，她边工作，边设法打听丈夫的消息。一年之后，得知丈夫住在北榄府一个偏僻的渔村，以捕鱼为生和做些小买卖。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可不幸的是，他已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并且还嗜赌，整天整夜泡在烟馆里，置家庭于不顾。这对于一个旧式的家庭妇女的她，只能热诚地期望，期待丈夫能去邪归正，重新做人。

在梦莉笔下，阿贵婶似乎是个“安贫乐命的人”，她的遭遇也“好像命中注定”，她一共生了四男四女，但实际上她“有了一个信念，也有强烈的责任感，一心只想要怎么样才能把孩子养大，让他们成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sup>[2] (p91)</sup>经历过苦大难，长期过着贫困生活的她，由于丈夫不能撑起家业，常令人伤心，使她更懂得要严加管教孩子，因此，她的孩子从小就比较懂事，刻苦勤劳，尤其是她的第二个孩子，颇有聪明才智，勤劳勇敢，不计较任何工作，他都很认真、努力去做，他在曼谷一面工作，一面补习，在事业和学业上都做得很成功，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他终于成为好几家公司的董事长，并拥有了一定的资产和企业，使得他的父母、兄弟

---

[1] 梦莉. 我家的小院长[M]. 曼谷：八音出版社，2000.

[2] 梦莉.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8.



姐妹们都富裕起来，他那简陋的老家，也重新盖起新房。他父亲也被儿子所感动，决心戒了赌，也断绝了鸦片。

作为这个家庭的老二，他永远记住母亲曾经对他说过话：“你父亲不争气，才使妻儿受苦受累，被人歧视。你们要发奋做人，才有抬头扬眉吐气的一天。”<sup>[1] (p93)</sup>

阿贵婶享寿九十三岁，她去世了，她虽是一个普通妇女，走过了十分坎坷的道路，但她以坚强的意志扶持了这个家庭，享受到“大苦大难之后，必有大福”的结果。

梦莉通过对于阿贵婶一生的描述与评价，让我们看到老一代华侨、华人所遭受到的各种灾劫苦难，也看到他们勤奋、努力和创业的精神，作者高度肯定了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作品也揭示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阿贵婶是中国旧式妇女不幸命运的代表，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篇作品，不是单纯写人记事，更有思想的深度，同时描绘出一位不同一般的特殊女性。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冰心与梦莉的感情书写，深深地表现出她们作为女性作家的魅力，显示出女性特有的审美品格与特征，从中我们感受到女人的“无我”与奉献精神，为家庭、社会和国家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

---

[1] 梦莉.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M]. 曼谷: 八音出版社, 1998.